



华庭街

■张亚妮

那时我还是孩子，十岁，住在乡下老家，与祖父母相伴。放暑假时会被接到父母身边，一起生活两个月。

父亲和母亲在嘉兴华庭街和少年路经营着两家奶茶店。他们常说奶茶行业是夕阳行业，越来越没人喝了。

我爱在华庭街上玩，这里人声鼎沸，霓虹闪烁。我喜欢夕阳斜铺在华庭街上，将灰灰的马路染成琥珀色。街尾的咖啡店飘出炒豆子的香气，混着隔壁面包房源源不断的黄油酥香，勾住行人的衣角。

随着夜幕降临，街灯次第亮起。走在街上，耳边听到许绍洋的《花香》，那是还会为台偶流泪的年纪，喜欢每个漂亮的偶像剧女主角。《薰衣草》不仅捧红了许绍洋和陈怡蓉，甚至还把“薰衣草”升华成了爱情之花，象征着浪漫与约定。“记忆是阵阵花香”，许绍洋磁性的歌声一出现，就好像随着记忆穿越，置身于热闹繁华的华庭街，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城市的灯红酒绿和丰富的夜生活。

下午五点钟，我会准时溜进嘉兴新华书店，找一个无人的小角落，怡然自得地看书，一直待到晚上九点半。营业员过来喊我：

“小姑娘，要关门了，明天再来吧。”

那时我很喜欢杨红樱的《淘气包马小跳》系列，喜欢夏林果的温柔，也喜欢路曼曼的伶俐。有一次，我还偶然翻到一本漫画版的《三国演义》，里面的貂蝉胸部被画得又大又圆，吓得我立马合上书，放回架子上。但过一会儿，又忍不住拿下来翻，我深深地记住了书的第八回“王司徒巧使连环计，董太师大闹凤仪亭”。孩童时期的记忆力很好，看什么书都记得很牢。

小姨丈也曾带我和表弟去嘉兴新华书店看书。表弟买了几本《数码宝贝》漫画书，小姨丈让我也选两本。我没买，但一直待在那儿反复翻阅两本历史书。

小姨丈说：“那就这两本吧。”他去结了账。我怯怯地说：“谢谢。”

回到家，父亲问我：“这两本书是哪来的？”

我如实告知：“是小姨丈买的。”

父亲说：“那你怎么拿回家了？”

我说：“小姨丈买给我的。”父亲教育了我一顿，带着我，让我拎着两本书，去小姨丈家里还书。

小姨丈说：“难得给孩子买一次书，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

情。”但父亲还是进行了他长达半小时的“表演”。他数落我的不懂事，又责怪自己的失职，没有教育好我和没有给表弟买书的双重失职，还要称赞小姨丈的客气，最后表达感谢的意思。

等他把戏做全套后，我对那两本书也没那么喜欢了。

那时华庭街地下一层有家“好又多超市”，出口处总是堆着一堆按斤卖的书。每本书都很厚，拎着很重，但都很便宜。我过去翻了翻，都是些养生食谱、家庭医学大全之类，不感兴趣。正准备走人，又瞅见书堆里夹杂着一本宫廷野史、秘闻传说，通常讲哪个皇帝最痴情，哪个妃子最美最有手腕，我又来了兴致，蹲着看了个把小时。

从地下超市坐电梯上来，旁边有个小型的游乐场。我常常在这个游乐场里，来来回回溜滑梯，爬上爬下。

暑期天热，游乐场几乎无人，但到了晚上八点之后，这里就完全变了样。都市丽人下班了，她们手握奶茶，穿着靓丽，她们像一阵风一样来了，坐在一排排长凳上聊天说笑。孩子们在游乐场里追逐玩闹，一直持续到半夜，人才渐渐散去。有一次，我玩完滑梯下来，看见一对情侣抱在长凳上，旁若无人啃嘴巴。孩子是敏感的，虽然不好意思光明正大

大盯着，但还是好奇地偷瞄了几眼。

我也会到父亲的奶茶店帮忙。有一天，父亲正在做草莓沙冰，做完叫我端给客人。我刚接过沙冰，不知怎地，突然鼻子一痒，打了一个喷嚏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父亲教育我说：“你刚才打喷嚏不注意，朝着沙冰方向打。你看那两位客人，一直翻搅沙冰最上面一层，却没吃几口。以后你要注意点。”父亲的话，把我臊得满脸通红。

我曾在这里给父亲写过一张卡片。有一回他和一位顾客争执起来，闹得我提越高，把我吓得不轻。于是当晚我写了一张“和气生财”的卡片，偷偷递给他。这张卡片后来被收藏进了父亲的相册里，他意识到了问题，但下次发火的时候，嗓门还是那么大。

三十多岁的时候，我再次回到嘉兴。华庭街早已不是从前的样子，父母曾经经营的那一排铺面早已拆除，少年路也改建成了宽阔的大街。好又多超市不见了，儿童游乐场早已拆除，在空荡的马路上海无印记。这里的景象，和十年前我看到的也不一样，和二十年前的更不一样了。我站在路边，看着街市变得更好，也更陌生了。

走过来又走回去，我似乎在华庭街上寻觅着消失的碎片。

■张进喜

我家住在小西门时，家里就有把老旧的瓷茶壶，那是夏日解暑用的。其实父亲从不买好的茶叶，最多也就二级旗枪，他却吃得极有情趣。这把老茶壶成了一家消暑的必需品，口渴了倒杯凉茶。老屋拆迁后，这把茶壶又陪伴父亲到了新家，他舍不得丢弃陪伴了他半个多世纪的老茶壶。父亲常说：“茶和饭，一样不能少。”

我小时候不喜欢喝茶，觉得有股苦味，看到茶馆坐满了人甚觉疑惑。为什么要到茶馆喝茶呢？当年，嘉兴有许多茶馆，中街上的蒲鞋弄口、南门头的娘娘桥边、北京路的大街上都有茶馆，老清早的里面坐满了人。城里的、乡下的都有，但绝大多数是中老年人，他们谈天说地，神秘兮兮地分享着最新的小道消息。临街的茶桌前则放有鸡鸭、糯米、赤豆和时新蔬菜。南门头的茶馆门口还有几只菱桶，里面是活蹦乱跳的鲫鱼、鳊鱼和昂刺鱼，当然还有甲鱼、鳗鱼和大闸蟹。头脑活络的还做生意，在桌子底下买卖粮票、煤球票。这里喝茶不讲究茶叶的好坏，而是一桌人聊得来，喝茶倒成了一种形式，杯盏之间享受被茶冲泡的时光。

古人说得好：“三分茶，七分水。”真正的喝茶讲究的是品，不仅茶叶要好，泡茶的水更为重要。“龙井茶、虎跑水”，历来被誉为西湖双绝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在省委党校培训，礼拜天在西湖周边的景区游玩，来到虎跑泉已近中午，甚觉口干舌燥，突然看见有个卖茶的摊位，玻璃杯里放有碧绿的茶叶，有的人端着茶杯在喝，一阵清香缓缓飘来。我上前一问，10元钱一杯。当年的月工资才40多元，这茶还真有点贵。服务员见我犹豫不决的样子，说道：“这是虎跑泉冲的龙井茶，天底下最好的茶水了。”

其实，我也知道虎跑以泉水称誉古今，龙井因茶叶驰名中外。虎跑泉水冲泡的龙井茶不喝，也枉在人世走一遭了。我咬牙买了一杯，端过茶杯，轻啜那几株野茶树，是否还在山风中自在生长，可还有人如我当年，在谷雨时节，循着茶香寻上山去？

“劝农深入四郊春，谷雨催耕水拍田。”比起花事茶事等闲趣，农人们哪有工夫伤春？更不会关心“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”的事。谷雨一到，心思早被土地拴得死死

的。如今周末得闲，我总爱回乡侍弄那方菜地，倒也算得半个农人。这个周末，趁着雨后地润，我又种下了茄子、丝瓜、番茄，还有孩子们爱吃的羊角蜜。看着那些带着露珠的嫩苗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晃，眼前已浮现盛夏藤蔓爬满竹架，瓜果挂满枝头的景致，心里就满是踏实的喜悦。

春尽雨声中，当最后一滴春雨落下，春的帷幕缓缓合上，夏的序曲已然奏响。我知道，那些在谷雨时节喝饱了雨露的蔷薇，那些亲手种下的菜苗，还有老茶树新发的嫩芽，都将带着整个春天的温柔与希望，在盛夏里长成最热烈的模样。就像我们这些被江南雨水养大的孩子，纵使漂泊千里，心里永远住着一个清亮的春天。

我是秀洲区新塍钱码头村人。从钱码头到南湖区新丰竹林村，要穿过大半个嘉兴，不算远，也不算近。可每次路过公交站牌看到“新丰”两个字，心里总会动一下——竹林村就在那边，跟我老家同气连枝。

十八号，去竹林村。沈云祥在编村史，站在馆门口没急着进去，手扶着门框停了一会儿：“这屋子本身就是高以永——不张扬，不虚饰，该怎样就怎样。”

白墙黛瓦，厅里只一张条桌、几把木椅。墙上的字不是装裱在玻璃框里，就那么直接写在宣纸上，纸微微泛黄。站久了，觉得那字还在往下沉。

先说高以永。清代康熙年间的官员，竹林村人，一生清廉。那句“得一官不荣，失一官不辱”——沈云祥能背出来，不用看。他说早些年，这屋里来过不少人，现在安静了，反倒能听见纸墨往下沉的声音。

学稼公社是清末民初一群读书人办的教育组织，教农民科学种田。那时候人有这见识，不容易。史馆里有张老照片，人穿长衫站在田埂上，手里拿的不是锄头，是书本。

谷雨别春时

■华智慧

老话说，雨生百谷，谷养万物。“谷雨”这两个字，念起来就散发着稻香一般的饱满气息，丰腴又富足，幸福又温润。在这座有着七千年水稻种植历史的江南小城，谷雨更不是一个简单的节气符号。河姆渡的骨耜、马家浜的陶片、嘉禾墩的稻种，这些深埋在泥土里的农耕记忆，早已融进了小城的血脉。

更深漏尽时，雨脚渐收。恰逢周末，小城告别了连绵多日的阴霾，空气里忽然多了几分不一样的味道——不再是初春那种撩动发梢的软绵，而是带着青草蒸腾的热意，推着人一步步奔向夏天的轻快。

其实谷雨最动人的，从来不是雨声，而是雨中万物拔节生长的高亢声响。作为土生土长的水乡娃，我总觉得自己就是被雨水养大的孩子。在那个靠天吃饭的年代，每一场雨都落进日子的褶皱里，长成了最温柔的记忆：是田埂上，看着禾苗在雨中舒展叶片的欢喜；是上学路上，骑着自行车顶风冒雨，裤脚溅满泥水的狼狈；是傍晚时分，雨水顺着青瓦檐沟滴进水缸，一圈圈漾开的涟漪；也是某个午后，独自趴在窗前，听雨打梧桐沙沙作响，莫名生出的少年惆怅……江南的烟雨就是这样，润物细无声，把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养大，又目送他们远行，再等他们归来。

与春天作别，总该有些仪式感。思来想去，最合心意的，莫过于花事与茶事。

花是最寻常不过的蔷薇。村子里家家户户的院墙根、篱笆边，



作者供图

都随意种着几株。虽没有牡丹那般国色天香，也没有桃花那般娇艳明媚，却胜在皮实好养。折一枝扦插在泥土里，不消多久，就能爬满整面墙，开出一片轰轰烈烈的云霞。每年谷雨前后，我都会剪下几枝开得最盛的，插在家中玻璃瓶里。阳光透过玻璃洒在花瓣上，整个屋子都浸在淡淡的花

香里。那一刻，忽然就懂了古人“谷雨三朝看牡丹”的心境。所谓惜春，哪里是惜花呢？不过是对世间所有美好事物，最本能的呵护与挽留。

小城地处平原，本是不产茶的。所以早年在宁波东钱湖工作时，单位后山那几株无人问津的野茶树，成了我每年春来最牵挂

的一桩心事。当茶客们都在追捧明前茶的鲜爽时，这几株野茶树不紧不慢生长着，偏要挨到谷雨前后，才肯慢悠悠吐出几片嫩芽。我学着茶农的样子，小心翼翼地分辨着芽叶，一芽一叶采摘下来。指尖沾着茶叶的清香，耳畔是山风穿林的呜咽，真有几分“春山谷雨前，并手摘芳烟”的诗意。可惜茶树就不多，所得的茶叶更是寥寥。索性省去繁琐的工序，径直摊在窗台上晾干了泡茶喝。茶汤清浅，带着山野的清冽与阳光的味道，别有一番回甘。如今离开东钱湖多年，常想起那几株野茶树，是否还在山风中自在生长，可还有人如我当年，在谷雨时节，循着茶香寻上山去？

“劝农深入四郊春，谷雨催耕水拍田。”比起花事茶事等闲趣，农人们哪有工夫伤春？更不会关心“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”的事。谷雨一到，心思早被土地拴得死死的。如今周末得闲，我总爱回乡侍弄那方菜地，倒也算得半个农人。这个周末，趁着雨后地润，我又种下了茄子、丝瓜、番茄，还有孩子们爱吃的羊角蜜。看着那些带着露珠的嫩苗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晃，眼前已浮现盛夏藤蔓爬满竹架，瓜果挂满枝头的景致，心里就满是踏实的喜悦。

春尽雨声中，当最后一滴春雨落下，春的帷幕缓缓合上，夏的序曲已然奏响。我知道，那些在谷雨时节喝饱了雨露的蔷薇，那些亲手种下的菜苗，还有老茶树新发的嫩芽，都将带着整个春天的温柔与希望，在盛夏里长成最热烈的模样。就像我们这些被江南雨水养大的孩子，纵使漂泊千里，心里永远住着一个清亮的春天。

我是秀洲区新塍钱码头村人。从钱码头到南湖区新丰竹林村，要穿过大半个嘉兴，不算远，也不算近。可每次路过公交站牌看到“新丰”两个字，心里总会动一下——竹林村就在那边，跟我老家同气连枝。

十八号，去竹林村。沈云祥在编村史，站在馆门口没急着进去，手扶着门框停了一会儿：“这屋子本身就是高以永——不张扬，不虚饰，该怎样就怎样。”

白墙黛瓦，厅里只一张条桌、几把木椅。墙上的字不是装裱在玻璃框里，就那么直接写在宣纸上，纸微微泛黄。站久了，觉得那字还在往下沉。

先说高以永。清代康熙年间的官员，竹林村人，一生清廉。那句“得一官不荣，失一官不辱”——沈云祥能背出来，不用看。他说早些年，这屋里来过不少人，现在安静了，反倒能听见纸墨往下沉的声音。

学稼公社是清末民初一群读书人办的教育组织，教农民科学种田。那时候人有这见识，不容易。史馆里有张老照片，人穿长衫站在田埂上，手里拿的不是锄头，是书本。

书香如“故”

■许宏林

我算不上“读书人”，但家里的书，却堆得颇有“场面”。书架塞得满满当当，读过的，没拆封的挤在一起；书桌码着两三摞，有传记、散文，还有推理、杂谈等；床头柜上总放着三四本，睡前随手翻几页，常常是伴着淡淡书香入眠。

曾经，我也和大多数人一样，下班回家一身疲惫，第一件事不是休息，而是拿起手机，刷短视频、看资讯、翻朋友圈，不知不觉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，有时甚至大半天。放下手机，眼睛发酸，脑袋发沉，心里空落落的，真的是越刷越无趣，越无趣越想刷，整个人陷入莫名的精神内耗里走不出来。

我下决心改变，每天放下手机半小时，试着读书。刚开始真的太

难了，屁股坐不住、心静不下，看不了两三页就走神，手总忍不住想去摸手机。越强迫自己，越觉得读书是负担，甚至有些抵触。后来我想通了，何必跟自己较劲？于是放缓节奏，不追求读得多快、记得多牢，也不纠结“必须读完多少页”，只是每天挤出半小时的时间，哪怕只读懂一句话、有一点感悟，就心满意足了。

曾经，我也和大多数人一样，下班回家一身疲惫，第一件事不是休息，而是拿起手机，刷短视频、看资讯、翻朋友圈，不知不觉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，有时甚至大半天。放下手机，眼睛发酸，脑袋发沉，心里空落落的，真的是越刷越无趣，越无趣越想刷，整个人陷入莫名的精神内耗里走不出来。

慢教我冷静处事、减少内耗，远离无效社交。

只要拿起书，外界的喧闹仿佛瞬间静默，心也慢慢沉静下来。那些焦虑、烦躁、疲惫，在字里行间悄悄消散，人也变得平和、笃定、从容。

这些年，我连续参加了4届“长三角阅读马拉松大赛”，即在6小时内读完一本指定新书，完成通读、略读、在线答题，再写下读后感。每次坐在赛场，和一群爱书人同场共读，心无旁骛、安静专注，那种沉浸感格外过瘾、格外治愈。也正是这份体验，让我更加坚定：阅读从来不是高深难事，不用花大钱，也不用挤大块时间，只要肯坚持，日积月累就会有惊喜。

如今，阅读已融入我的日常。晨起读一篇短文，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；午间读几页书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；睡前读一段文字，伴

着书香安然入睡。我还养成了写心得的习惯，起初只是在书页空白处划几句、写几个字，后来慢慢变成阅读的固定环节。不只是“读过”，更要思考、沉淀、内化，真正做到读有所思、读有所悟、读有所用。书读得多了，人也慢慢变了，眼界更开阔、遇事更沉稳、为人更包容。那些读过的书、留下的感悟，像一束束光，在迷茫时指引方向、在焦虑时送来平静、在失意时焕发激情。

回望平生，花开花落，唯有书香如“故”，相伴左右。在阅读中修心，在文字里成长，让平淡的日子有诗意、有阳光、有力量。2026年2月1日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正式施行，倡导全民阅读、建设书香社会。我相信：一个人读书，是点亮自己；一群人读书，是温暖一座城。让我们拿起书本，享受阅读。

穿过大半个嘉兴去串门

■蒋根其

我是秀洲区新塍钱码头村人。从钱码头到南湖区新丰竹林村，要穿过大半个嘉兴，不算远，也不算近。可每次路过公交站牌看到“新丰”两个字，心里总会动一下——竹林村就在那边，跟我老家同气连枝。

十八号，去竹林村。沈云祥在编村史，站在馆门口没急着进去，手扶着门框停了一会儿：“这屋子本身就是高以永——不张扬，不虚饰，该怎样就怎样。”

白墙黛瓦，厅里只一张条桌、几把木椅。墙上的字不是装裱在玻璃框里，就那么直接写在宣纸上，纸微微泛黄。站久了，觉得那字还在往下沉。

先说高以永。清代康熙年间的官员，竹林村人，一生清廉。那句“得一官不荣，失一官不辱”——沈云祥能背出来，不用看。他说早些年，这屋里来过不少人，现在安静了，反倒能听见纸墨往下沉的声音。

学稼公社是清末民初一群读书人办的教育组织，教农民科学种田。那时候人有这见识，不容易。史馆里有张老照片，人穿长衫站在田埂上，手里拿的不是锄头，是书本。

最让我觉得亲近的，是农民画家毛根甫。他是非遗传承人，画的全是农村的事——插秧、割稻、养猪、过年，颜色大红大绿，泼辣辣的。有幅画画的是从前家家户户养猪场景，猪圈挨着猪圈。毛根甫站在旁边，腼腆地笑：“那时候虽然脏，

可那是村子走过的路，不能忘。”

角落里摆着他用石头、松果、树枝做的“百鸟齐鸣”——歪歪扭扭的，每一只都不一样。我拿起一只，轻得很，却有股松脂香味。

说到养猪，沈云祥的话就密了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竹林村靠养猪发了家，“华东养猪第一村”的名头响得很。“钱是挣着了”，他说，“可村里的河也黑了，臭了，夏天苍蝇蚊子扑脸。”

拆猪棚那天，有老人蹲在废墟旁，没哭出声，只是拿手一遍遍摸那些砖瓦。沈云祥讲到这儿，停下来，望着窗外。

2013年，村里下了狠心，拆猪圈、清河道、种树。如今水清了，觉得那字还在往下沉。

先说高以永。清代康熙年间的官员，竹林村人，一生清廉。那句“得一官不荣，失一官不辱”——沈云祥能背出来，不用看。他说早些年，这屋里来过不少人，现在安静了，反倒能听见纸墨往下沉的声音。

学稼公社是清末民初一群读书人办的教育组织，教农民科学种田。那时候人有这见识，不容易。史馆里有张老照片，人穿长衫站在田埂上，手里拿的不是锄头，是书本。

最让我觉得亲近的，是农民画家毛根甫。他是非遗传承人，画的全是农村的事——插秧、割稻、养猪、过年，颜色大红大绿，泼辣辣的。有幅画画的是从前家家户户养猪场景，猪圈挨着猪圈。毛根甫站在旁边，腼腆地笑：“那时候虽然脏，

可那是村子走过的路，不能忘。”

角落里摆着他用石头、松果、树枝做的“百鸟齐鸣”——歪歪扭扭的，每一只都不一样。我拿起一只，轻得很，却有股松脂香味。

说到养猪，沈云祥的话就密了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竹林村靠养猪发了家，“华东养猪第一村”的名头响得很。“钱是挣着了”，他说，“可村里的河也黑了，臭了，夏天苍蝇蚊子扑脸。”

拆猪棚那天，有老人蹲在废墟旁，没哭出声，只是拿手一遍遍摸那些砖瓦。沈云祥讲到这儿，停下来，望着窗外。

2013年，村里下了狠心，拆猪圈、清河道、种树。如今水清了，觉得那字还在往下沉。